

电视剧《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》里,米琪离婚以后,遭遇经济危机或事业瓶颈的时候,前夫还是会第一时间冲出来替她排雷或挡枪,哪怕前夫有了新女友,也挡不住内心里住着一个“护(前)妻狂魔”,没办法,观众喜欢呗。观众既想看快意恩仇,又想看藕断丝连,到第四季了,编剧也没有让他们复合,但也不完全掐断这根感情线。既然客观情况不允许安排大团圆,就只能把米琪写成“白月光”,灯泡样亮在前夫心里,时不时增加一下瓦数,希望这温度能使得死灰复燃。

期待破镜重圆是吃瓜群众和亲友团的美好愿望。但总有人对大团圆结局没有执念。安·泰勒的小说《呼吸课》里,杰西母亲处心积虑地安排关系破裂的儿子儿媳见面,本来八年互相避而不见的俩人还客气地相互问好,可是因为母亲事先对儿媳菲奥娜说杰西有多想念她,因夸张的修辞手法用力过猛,菲奥娜对这番添油加醋信以为真,问杰西:“听说你至今还藏着我留下的香皂盒,经常捧着它,闭着眼睛使劲闻,晚上睡觉还将它放在枕头底下?”杰西大囧,此刻,一辈子刚正不阿的父亲站出来澄清事实——

急急忙忙从麦积山下来,已下午两点多,公交车刚走,据说要过二十多分钟才有下一趟车。停车场里只有几辆私家车,还没有出租车过来。我在烈日下急得团团转,五点的火车怕赶不上了。

正在焦虑之时,一辆蓝色出租车开进停车场。我急忙上前,只见下来一位女乘客,撑起遮阳伞,抬腿就走。司机急匆匆下车,对她的背影嚷道:“喂,你少给了车费!”

“少给了车费?你绕道走,不就是想法子搞顾客的钱?我还没投诉你呢!”说完,她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司机无奈地摇了摇头,伸手从驾驶室里拿出一瓶矿泉水,仰头就喝。

“师傅,您走吗?”我问。

“走。”

“到火车站。我是五点的火车,能赶得上吗?”

“能。”

我想起早上车到甘泉寺时被堵了两个多小时,就耽心起来,又追问一句:“师傅,前面在修路,行吗?”

“没关系,我们绕道过去,多用不到一刻钟。”

“绕道?”

“就十几里山路,耽误不了你的行程。”

一路上,他都在吐苦水:“老同志,您也看到了,我好心

“杰西不可能每天和香皂盒睡觉,因为目前和他睡觉的是一位车行迎宾小姐。”母亲眼睁睁地看着猪队友把这面破镜子砸得更碎了。

可见破镜能否重圆,是不以旁观者意志为转移的,也不以单方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。很多影视作品会有这样的桥段——男主人到中年,虽然头发秃了,但是钱包鼓了,幻想被从前白眼相向的人青眼相加,幻想年少时的女神降落凡间,就像等天上掉下一块天鹅肉,就像等兔子走投无路终于撞在自己这根木桩子上……也不仅仅是男人,电影《爱情神话》里的前妻蓓蓓就希望自己的那张旧船票还能登上老白这艘破船。小说《月亮与六便士》里的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盼着她那为了艺术私奔的丈夫快些到。“临终的时候,好让自己有机会像一个母亲那样看护他。那时候他就跑不了啦。”旁观者都被这死心眼儿吓着了:“女人们总喜欢在她们所爱的人临终前表现得宽宏大量,她们的这种偏好叫我实在难以忍受。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她们不愿意男人寿命太长,就是怕把演出这幕好戏的机会拖得太晚。”

倘若遇到像小说《兔子先

告诉她前方在修路,绕路带她到这里,她下车竟然扣我车钱,还要投诉我。真是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!不瞒您说,当时我真不想带她,但又不能拒载,只认自己倒霉。”

我看师傅三十出头,大男孩似的,问了一句:“师傅贵姓?”

“就叫我小王好了。”

我上了车,小王师傅指着计价器说:“所有旅客,不管长短途,我都是凭计价器金额收费的。”

“应该的。”

“人人都像您这样爽快就好了。”小王师傅提了一下肩,往后背上靠了靠,“我老家是农村的,退伍回来,就到城里开出租车,就是想养活自己。”

“开出租车辛苦啊。”

“辛苦点没关系,只要乘客能理解我们。我开出租车,首先要对客人负责,不求做得完美,只求问心无愧。”

车向右拐上一条新修的柏油路,在山谷间穿行。手机响了,小王点开。

“爸,你吃饭了没有?”一个稚气的女娃的声音。

“还没有。丫丫,爸马上就吃了。”

已是下午两点多了。我有点同情小王。“小王师傅,你不能为了赚钱,饥一餐饿一顿的,身体搞垮了,怎么得



月光城 随笔

##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

二芮



月光城 小小说

## 信任

顾乐生

生》里的男主,还是不要复燃为好。作者厄普代克每次写到兔子先生“复燃”的心理转变,都会花费很多笔墨来描写他妻子或情人的肤色、身材、衣着等外表,以至于多年后一想起这本书,那些过于写实的身体描写还是会给人带来一种厌倦。这时才发现,作者其实是故意营造这么一种厌倦感来暗讽:无论是妻子还是情人,暂时收获的就是这么一个兔子般没有定性的男人,他在情人和老婆之间跑来跑去几个来回就是一辈子。兔子先生太容易被表象吸引,太没有耐心品味生活。面对琐碎日常一地鸡毛,他总是处于迅速厌倦的状态,他厌倦的不是她们,而是自己平庸的灵魂。话说回来,与之相反,“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”的精彩之处就在于,这个心有猛虎却能细嗅蔷薇的女性有着明确的、坚定的决断,绝不试图从感情的废墟里刨回任何断壁残壁。

女明星离婚两个月后,和20多年前热恋的欧巴闪婚。当事人把这描述成一个浪漫的故事——热恋中人因外力干涉,恋情戛然而止,余情未了,待水到渠成便终成眷属。仿佛他们的感情只是被藏在

冰箱里,有朝一日取出来,化冻了还很新鲜。观众们却未被带节奏,热闹看看就好,就不站队了。这年头,马吃不吃回头草,已经不是衡量好马或好草的标准。

不过,好感情至少有个标准:忠实于自己的内心。那样,即便明知变化是永远的不变,还是会全情投入。就像歌里唱的:“相聚离开都有时候,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,可是我有时候,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,等到风景都看透,也许你会,陪我看细水长流。”

较之现实中的有些再续前缘梦幻浮夸到不真实,文学作品里的复合桥段却诗意又温柔。比如《刺杀骑士团长》的结尾:男主准备去分居了的妻子柚那里取东西,“她久久、久久地看着我,就像在看久违的令人怀念的风景,然后伸出手,轻轻放在桌面上我的手上。”下面的对白看似润物无声,却有着滴水穿石的动人:

“如果可能,我是想和你重归于好的。”柚说,“其实我一直这么考虑。”

“我也考虑来着。”

“能不能顺利我倒不太清楚。”

“我也不太清楚,但试一试的价值总是有的。”

人过。”

车子拐弯之后,小王师傅的心情似乎好多了,有点骄傲地说:“我闺女懂事早,今年上初中,洗衣做饭都是自己干,学习也争气。”

“你不打算再成个家?”

“成家?结了一次婚把我结怕了。我只想把女儿供出来,也就了却一个心愿。”

我递给小王师傅一瓶矿泉水,说:“以后可不能再饿着肚子出车了,为了你女儿,你也要把自己身体照应好。”

又过了一刻钟,车子拐出山路,驶上回市区的大道。“这样走,四点可到火车站。”小王师傅说,“像你这样好说话的人少。不瞒你说,上午我拉的那位女同志挺难讲话的。我为她着想,但她就是不相信我。”

“多包涵一点,别往心里去,”我说,“你们这地方修路也出不告示?”

“有的。只是外地人不知道。所以上车时,我都征求一下乘客意见,绕道行驶。总之,我觉得做事要使别人放心,首先要使自己放心!”

车子到了站,才四点多,时间绰绰有余。我付了车费,下了车,小王师傅朝我大声说:“老师傅,慢点哈!”我朝他挥挥手,大声说了一句:“谢谢你啊,王师傅!”

了。”我上山时带的干粮还有,顺手塞给小王师傅一袋饼干,“你凑合着先垫一下肚子。”

小王师傅说:“不用了,等送到你车站,我再吃饭。”

过了一会,手机又响了,还是那个稚嫩的声音:“爸,你饭吃了没有?”

小王师傅有点动容地说:“谢谢丫丫,爸爸马上就吃,马上就吃。”

“爸爸,你不要骗我,你有糖尿病,不能饿肚子啊!”

“你有糖尿病?”我跟着问了一句。作为医生,我知道低血糖休克的厉害,撕开袋装饼干,递给小王师傅,“快吃点。糖尿病是不能饿的。”

小王师傅一边嚼着饼干,一边说:“去年一次低血糖休克,住了几天院,把女儿吓着了。现在,她每天叮嘱我服药,按时吃饭,从没中断过。”

“你女儿真懂事。你爱人呢?”

“离了。”

“离了?”

“离了已整整十年了。她嫌我穷,嫌我愚,嫌我有钱不会赚,还有病,丢下闺女就走了。”小王师傅绕过弯道,叹了口气:“走就走吧。那时孩子小,才三岁,好在有奶奶帮衬着。奶奶去年死了,现在只有我跟女儿两个